

学校编码：10384

分类号—— 密级——

学号：B9901001

UDC—————

学 位 论 文

题目（中英对照）：**万荣方言语法研究**

A Grammatical Study Of Wanrong Dialect

吴云霞

指导教师姓名：李如龙 教授

厦门大学中文系

申请学位级别： 博 士

学科、专业名称：汉语言文字学

论文提交日期：

论文答辩日期：

学位授予单位：

学位授予日期：

答辩委员会主席：

论文评阅人：

2002 年 月 日

万荣方言语法研究

吴云霞

2002 年 月

内 容 提 要

本文是万荣方言的描写语法,主要从词法方面描写和分析万荣方言中较有特色的词形变化、构词法、某些实词、虚词和体貌范畴等语法特点。内容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副词等的重叠形式及其语义特点和语法功能,“圪”头词、“啞”尾词、“儿”尾词等词缀,时间词和方位词,合音词、分音词,介词和体貌系统等。本文主要根据山西方言(包括山西的晋语和中原官话)及汉语其他方言的现有研究成果,将万荣方言与普通话、晋语及周边汉语其他方言进行共时比较,揭示它与普通话、晋语及周边其他中原官话在某些语法特点上的共同点与差异,并尽量结合一些相关汉语史材料进行历时考察,运用某些现代语法理念对其作出解释,探讨万荣方言的某些语法现象的古语层地位,阐述万荣方言的语法特点,比较客观而翔实地反映了处于晋方言和中原官话中间地带的万荣方言的语法面貌,为山西方言、晋语及周边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语法材料依据,为晋语的归属及晋南方言(即山西南部)的分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语法方面的依据,为普通话和汉语其他方言语法及汉语语法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可靠而较翔实的语法事实;并进一步证实了万荣方言具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为了解现代汉语形态现象也提供了一些语言材料。

关键词: 万荣方言 语法 比较

Abstract

The thesis is intended to make a more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grammar on Wanrong dialect, which is distributed in the southwest of Shanxi Province. It consists of six chapters of about 160,000 words. Actually, the thesis is mainly included in some more particular features of Wanrong in morphological changes, word-building, some notional word, some function word and the category of aspect and mood. We chiefly discussed the reduplicated forms of nouns, verbs, adjectives, numbers, quantitative words and adverbs, the “Ge” prefix words, the “Dou” suffix words and the “Er” suffix words, position nouns and time nouns, the comined-syllable words, the divided-syllable words and the inverted-order words, the comparison sentence and preposition ect. It sketches the contents of the particular grammatical features of Wanrong. The aim to write the thesis is to have a diachronic comparison on the grammatical phenomena of Wanrong dialect with those in Chines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a synchronic comparison with Putonghua (that is to say, Mandarin) and some other relating dialects, such as Jin dialect (eg, Datong dialect, Taiyuan dialect, Pingyao dialect and Linxian dialect ect.), Zhongyuan Mandarin (eg, Xian dialect, Luoyang dialect and Xuzhou dialect ect). It tends to obscure the need to draw the common features and different features by comparison,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valuable grammatical materials and basi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grammar.

Key words: Wanrong dialect grammar comparison

目 录

内容摘要（中、英文）

绪论

0.1 万荣人文地理概况.....	1
0.2 万荣方言的归属及山西方言研究状况.....	1
0.3 万荣方言声韵调系统.....	3
0.4 万荣方言的主要音韵特点.....	4
0.5 关于汉语语法研究.....	5
0.6 本文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6
0.7 语料来源及体例说明.....	6
第一章 重叠式.....	6
1.1 名词性重叠式.....	7
2.2 动词性重叠式.....	17
3.3 形容词性重叠式.....	22
4.4 数词和量词的重叠式.....	31
5.5 副词性重叠式.....	40
第二章 词缀.....	49
2.1 “圪”头词.....	49
2.2 “啞”尾词.....	63
2.3 “儿”尾词.....	71
第三章 分音词和合音词.....	75
第四章 方位词和时间词.....	84
第五章 介词.....	96
第六章 万荣方言的体貌系统.....	114

结语：

参考文献

绪论

0.1 万荣人文地理概况

万荣县位于黄河东岸，山西省晋南盆地的西南部（故称晋南）。东与闻喜、夏县接壤，南与运城、临猗为邻，西隔黄河与陕西省韩城县相望，北与河津、稷山连接。总面积 100 多平方公里，人口达 30 多万。全县地势西高东低，地貌以丘陵为主，平原约占 30%，是山西省重要的农产品基地。

晋南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史实发现，尧、舜、禹的都城都在晋南，且多在今运城地区（即河东）。万荣县属运城地区，历史悠久。周时，万泉为魏地，荣河为耿地。春秋，万泉属燕，荣河为晋地。战国时，两地均属魏，秦汉置汾阴县，万泉、荣河均属河东郡。魏晋、隋时，万泉先后属汾阴郡、蒲州、河东郡。唐时，万泉在汾阴东约八十里的薛通城另设县城，万泉县从此建立。先后属秦州、解州、河中府、蒲州府、河东道。至 1950 年在解店设新县城，老县城改为古城镇。唐时，荣河属河中府，因修后土祠掘得古铜鼎二尊遂改为宝鼎县，宋改为荣河县，至明清属薄州。民国至今为荣河县。1954 年 8 月，原万泉、荣河两县合并为万荣县，县城设在原万泉县城解店，原荣河县城改为荣河镇，同属运城行署。

0.2 万荣方言的归属及山西方言的研究状况

万荣方言地处山西西南部、河南北部、陕西西部，是晋、豫、秦三省交汇之处，属中原官话汾河片解州小片。由于晋南是中国文明发祥地之一，与晋语有源流关系（春秋时山西西南部属晋国），现在“山西境外晋语的分布区域历史上大部曾隶属于山西，山西境内的非晋语历史上大都曾长期隶属于陕西和河南。”（温端政，1996：10）又由于地域、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的影响，长期处于山西晋语和河南、陕西中原官话中间地带的万荣方言，与晋方言和中原官话都有共同的一致性，也都是一些很明显的差异。万荣方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与山西西南部的周围 24 个市县（如运城、临猗、河津、乡宁、永济、平陆、芮城、夏县、临汾、洪洞等）及周边陕西、河南的多数方言（如西安、洛阳、徐州等）都属中原官话。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与太行山峡谷之间，形成封闭性的自然地理环境，但内部方言的差异却较大。“晋语是指山西省及其毗邻地区有入声的方言”，它分布于山西省的大部分地区（山西南区方言和东北区方言无入声不属晋语），以及跟山西省毗连的内蒙古西部黄河以东、陕西省北部、河北省西部、河南省黄河以北等地区。山西方言指山西省境内的方言，二者有明显的不同。就山西方言而言，晋方言分布在山西的中区、北区、西区及东南区，而南部 24 个市县虽地处山西境内，仍属中原官话（万荣方言地处南区，也属中原官话）。万荣方言与晋语在语音方面差异较大（最大的差异为：晋方言有入声），在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差异相对较小。就侯精一先生《晋语总论》（1996：1—6）一文总结的 10 条晋语特点而言（语音方面 6 条，语法方面 4 条），在语音上只有一条符合万荣方言，而词汇、语法方面的 4 条则全都适合（即，蟹止两撮合口部分今白读为[y]；有丰富的文

参见温端政，1996，晋语区的形成和晋语的特点，《首届晋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10 页，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白异读现象、表音词缀“圪”和分音词；指示代词三分等）。但它们或多或少定会有一些的差异。这都需要进一步考察和分析。

山西方言的研究从 80 年代到现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已取得较大的成果：

1) 至今已先后出版了一批主要反映各方言点的语音和词汇特点而较少重视语法特点的山西方言志（40 册）；

2) 1993 年出版了第一部反映山西方言全貌的《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它对山西全省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作了概括地描述，并对山西各区方言的语音和词汇情况进行说明，列出了各区方言点的音系和声韵调表。还附有方言地图 31 幅和山西方言研究论文目录；

3) 在 1995 年成功举办了“首届晋方言国际研讨会”，并于 1996 年出版了《首届晋方言国际学术研讨舆论论文集》；

4) 近年来，山西又先后出版了具有较高水平的 3 部汉语方言词典。它们分别为沈明编纂《太原方言词典》、温端政、张光明编纂《忻州方言词典》、吴建生、赵宏因编纂的《万荣方言词典》；

5) 更为可喜的是，山西也出版了两本关于晋方言研究的专著和一本单点方言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研究专著。它们分别为：侯精一著《现代晋语的研究》、乔全生著《晋方言语法研究》和《洪洞方言研究》。

另外，《语文研究》、山西的各大学学报等出版的关于山西方言的论文更是枚不胜举。徐通锵、王洪君等先生对山西方言的一些特殊语言现象也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解释等等。山西方言的研究形势喜人，且已蒸蒸日上。但是，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对语音和词汇的研究比较深入，而对方言语法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关于单点方言语法研究的书籍很少（目前仅有一本）。

自八十年代李荣先生（1985：2—5）在《官话方言的分区》一文中提出，“晋语是指山西省及其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到《中国语言地图集》把汉语方言分为十大区，山西省及其毗连地区的方言从北方话分出来称作晋语，并把晋语看作与吴、粤、闽、湘、赣、客、平话、徽语、官话平行的一个大方言区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学院，1987/1989）学术界对晋语的归属问题引起很大反响。晋语是否应从官话中分离出来？晋语分立以后，是将其放在与官话并行的一级方言区，还是将其仍隶属于官话方言等一系列问题便应运而生。“丁邦新先生认为，如果只以这一个条件（指有入声）来划分晋语，似乎不够坚强。（丁邦新，1987）晋语分区理由不足。（丁邦新，1996）王福堂（1998）、詹伯慧（1991）等也对晋语从北方话分离出来持异议。温端政先生则主张晋语可升格独立，并提出晋语部分入声音节两分。（温端政，1997）”对晋南这片中界地带的分区问题也产生分歧。侯精一先生（1999：10、11）在《现代晋语的研究》一书中，将山西南部没有入声的 20 几个县、市作为晋语与中原官话的过渡区，认为，“从没有入声出发，我们可以把这个地区划入中原官话区，但是如果以有无文白异读作为

参见侯精一，1999，论晋语的归类，《现代晋语的研究》第 1—2 页，商务印书馆。

分区标准,山西南部比山西北部更适合留在晋语区。因此,在对某条分区标准的效能提出批评时,我们应该避免使用这种特有的过渡语言现象。”可见,这种分法也只是一种权宜之策。晋语及晋南方言的归属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正如侯精一先生(1999:7)所说,“单从语音方面着眼,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兼及词汇,甚至语法问题。本文主要从词法方面将万荣方言及周边晋南、中原官话,与晋语(尤其是山西晋语)及周边其他方言进行共时的比较,试图整理和分析晋语与中原官话在某些语法方面的共性和差异,为晋语的归属及晋南方言的分区提供语法方面的依据。

万荣方言,因其由原万泉、荣河两县合并而成,故语言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习惯上将万荣方言分为县东话和县西话。县东话和县西话分别以县城所在地解店话和原荣河县城所在地荣河话为代表。本文所反映的语言事实以笔者所在地县东话为标准,县西话有不同用法的随文说明。

0.3 万荣方言声韵调系统

万荣方言音系包括声母 28 个(包括零声母),韵母 35 个,声调 4 个(不包括轻声)

1. 万荣方言的 28 个声母分别为(包括零声母):

p 布班比表	pə 步普盘皮	m 米门木马		
pf 猪砖主抓	pfə 出除揣除		f 飞风刷水	ω 微网软入
t 都斗端到	tə 头梯肚道	n 泥椅南能		l 郎兰路老
tσ 资走挣志	tσə 茶初坐自		σ 散三诗渗	z 耳扔二
t♣ 招姐知张	t♣ə 抽昌朝敲		♣ 烧扇手声	人惹粘

瓢

t 江醉尖精	t ə 秋去局墙	/ 硬年泥捏	线行说虚
κ 歌官贵果	κə 开糠跪柜	N 我牛案昂	x 候下鞋孝

• 而盐晚元

声母说明:[n]和[|]因读音差异较大,分别记为两个音位。

2. 万荣方言的 35 个韵母分别为:

a 爬生舍遮	ia 借斜麦蹻	ua 刮画瓜话	ya 瘸口[ya51]胡说
ə 歌放汤大	iə 药确社设	uə 窝郭课棵	
	iE 舌叶净车	yE 月缺说旋	

™ 二耳而儿

∞ 圪黑疙

资扔事指

知直拾日

	i 衣地费今	u 古屋苦胡	y 雨足居须
αi 盖色帅拽		uαi 快怪坏乖	
ei 美笔摠灯	iei 银林匀拧	uei 鬼棍困外	y ei 晕勋群训

本节参照吴建生编纂(1997)《万荣方言词典》第16—1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吴建生编著,1984,《万荣方言志》第5—7页,《语文研究》编辑部。

αu 保朝搅叫	i αu 舀巧笑交		
↔u 收丑稠后	i ↔u 油有绿蹴		
Θ®胆炭咸软	i Θ®减显浅边	u Θ®碗短涮窜	y Θ®院圈卷
↔N党碰昂常	i ↔N纓刚香枪	u ↔N旺红慌光	y ↔N穷用雄

韵母说明：

1) [a、ia、ua、ya]中的[a]实际读音开口度稍小。
 2) 韵母[ya]在方言中数量很少，目前只发现 4 个字，有的本字不明。如，癩[t]əya24]、斜[ʃya24]或[ʃia24]、□[ya51]攥住：把手骨啣(拳头)-住、□[ya55]胡说。

3. 万荣方言声调有四个单字调(不含轻声)，分别为：

阴平 51	诗梯天初灯识滴麦
阳平 24	移时才锄石笛门白
上声 55	使体晚晌美九米椅
去声 33	试弟替到面菊利见

声调说明：万荣方言没有入声，古清、次浊入字归阴平；古全浊入字归入阳平。个别字也有例外。

0.4 万荣方言的主要音韵特点

与《广韵》比较，万荣方言音系的主要音韵特征概括如下：

0.4.1 声母特征

- 1) 古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字，都读送气音。少数字也有例外。如，白、道、步、独、在、败、自、局等。
- 2) 古见、溪母二、四等字有一部分今白读为声母[t♣、t♣ə]。如：家[t♣a51]、教[t♣au51]、觉[t♣ə51]、叫[t♣au33]、见[t♣ə33]、牵[t♣ə51]等。
- 3) 古晓、匣母开口二等字，声母白读[x]。如：下[xa33]、鞋[xai24]、休[x↔u51]、杏[xa33]、项[x↔N33]等。
- 4) 古知、彻、章、昌、船、书、禅母的一些合口字，声母白读为[pf、pfə、f]。如：主[pfu55]、追[pfei51]、窗[pfə↔N51]、船[pfə51]、摔[fai51]、水[fu55]。

0.4.2 韵母特征

- 1) 古假摄开口三等字，韵母白读为[a、ia]。如：舍[♣a55]、惹[|a55]、夜[ia33]、卸[ʃia33]、扯[t♣əa55]、车[t♣əa51]等。
- 2) 古蟹、止摄三等字与古深、臻摄舒声字相混，都读[ei]韵母。如：味[vei33]、美[mei55]、人[|ei24]、顿[tuei33]等。
- 3) 古宕、江摄白读为[E、iE]，古曾、梗摄白读为[ə、iə]。古宕、江、曾、梗摄文读时韵母相混，都读为[↔N、i↔N]。如：声[♣↔N51](文)/[♣iE51]

(白) 听[tɕi↔N51] (文) / [tɕi E51] (白) 长[tɕə↔N24] (文) / [tɕəθ24] (白) 墙[i↔N24] (文) / [tɕi θ24] (白) 等。

4) 古止撮合口三等字, 今白读为[i、u、y]。如: 肥[ʃi24]、尾[i55]、吹[pfəu51]、醉[tɕy33]、睡[fu33]等。

0.4.3 声调特征

古清声母平声字今归阴平, 古次浊、全浊声母平声字今归阳平, 古清、次浊声母上声字今归上声, 古全浊入声字和古去声字今都归去声, 古清、次浊入声字今归阴平, 古全浊入声字今归阳平。

0.5 关于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

长期以来, 汉语方言学十分重视语音方面的研究, 词汇、语法的研究相对薄弱。随着汉语方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方言语法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学者的重视。从现有研究的大批成果中, 学者们逐渐意识到: “汉语方言之间的语法差异不容小看” (李如龙, 2001: 第131页), 断言方言语法差异不大未免为时过早, 当务之急是对方言语法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描写。然而, 方言语法材料的调查比语音调查、词汇调查难度更大, 任务更艰巨。这正如李如龙先生提出的方言语法调查研究“三难说”: 一是占有语料和例句难。方言缺乏书面材料, 要记录大量的口语例句; 二是把握语言事实难; 三是解决理论、方法问题难。调查非母语, 缺乏语感, 对方言语法的实质和内涵及其在意义上的细微差别了解不够而以致难以辨别。对此, 学者们提出方言语法研究“最好从自己熟悉的方言(母语更好)入手, 在跟共同语语法对比当中发现方言特殊的语法现象, 然后加以分析和条理化。” (李如龙, 2001: 144); 提倡“以自己的母语或自己比较熟悉的方言为调查点, 来写方言专著。” (贺巍 1991、1992: 163) 近年来, 方言学界研究汉语词汇和语法的力量日趋增强, 但对单点语法进行深入、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研究, 还很不够。对此, 李如龙先生(2001: 130)最近提出: “从总体上说, 方言语法研究的力量至今依然很薄弱, 许多特殊的方言语法现象都还没有深入挖掘, 比较全面地反映某地语法整体面貌的专著还很少, 联系共同语语法作比较并进行理论探讨的就更少了。”本论文《万荣方言语法研究》正是基于此而作。以笔者母语——中原官话汾河片解州小片的万荣方言的语法为描写对象, 运用历时和共时的考察方法进行单点的、较系统的语法研究, 希望对万荣方言的语法面貌

参见李如龙, 2001, 《汉语方言学》第142—143页,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有一个较深入而细致的描写和分析,为晋语的分区和万荣等晋南方言的归属问题提供较可靠的语法依据和帮助。

0.6 本文研究对象和方法

本文以万荣方言语法特点为研究对象,主要描写和分析万荣方言中一些较有特色的词形变化、构词法、某些实词、虚词和体貌范畴等内容。方法上多采用共时比较(与普通话、晋语及周边其他汉语方言进行共时的比较)和历时比较(一些相关的汉语史材料)相结合,在共时描写中突出万荣方言的语法特色。对某些语法特点在共时描写的基础上展开探讨,并尝试运用一些现代语法理论观念对其进行解释,以深化对方言语法现象的认识。

汉语方言的语法研究缺少一个适用于汉语南北各方言通用的进行统一研究的汉语方言语法调查表,使方言语法难以进行象语音那样的更深入、更细致地进行历时和共时的纵横比较研究。为使本论文的语法论题做到有章可依,有据可循,有的放矢,本文调查框架拟以下列参照系为来源:

1. 汉民族共同语语法体系。主要以李如龙先生《汉语方言学》关于单点方言语法描写和比较研究的体系为模式,相关问题还参照了丁声树、吕叔湘、等先生合著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2. 专题拟定参考李如龙、张双庆主编的中国东南部方言比较研究丛书《介词》和黄伯荣主编《汉语方言语法类编》。

3. 山西方言及中原官话方言专著。侯精一、温端政主编《山西方言调查报告》,侯精一《现代晋语的研究》,温端政主编《山西省方言志丛书》,陈庆延等主编《首届晋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乔全生《洪洞方言研究》、《晋方言语法研究》,刘勋宁《现代汉语研究》,李荣主编《万荣方言词典》、《忻州方言词典》,吴建生《万荣方言志》,贺巍《洛阳方言研究》等。

0.7 语料来源及体例说明

本文语料来源:(1)笔者自拟。笔者生长于万荣,1990年到外地求学、工作,但寒暑假常回老家,故母语较地道。虑及受普通话和官话方言的影响,自拟例句大都经当地人核实。(2)吴建生、赵宏因编纂,李荣主编《万荣方言词典》。此词典为本论文的撰写提供了大量的一手可靠材料和方便。笔者在此表示感谢。

(3)笔者在万荣的亲朋好友和乡亲。(4)部分例句来自当地人主办的报章刊物、书面民间故事材料及县档案馆、图书馆和文化馆的一些资料。

本文注音用国际音标。本字不明者用同音字代替(用下划线“—”表示),特殊读音的标注音标并释义。有音无字的词,一般用“□”表示。“*”表示不能用,或无此说法。

第一章 重叠式

0.1 “重叠是汉语存在的一种典型形态”,(石毓智,2000:35)它是“汉藏

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等亚太地区语言中最常见的现象。”(李宇明, 2000: 4) 重叠现象在汉语官话和晋语的一些方言中使用广泛, 东南方言中则相对较少。万荣方言属中原官话, 它的重叠式十分丰富。根据重叠前形式的语法性质, 重叠可分为名词性重叠、动词性重叠、形容词性重叠、数词重叠、量词重叠、数量短语重叠、副词重叠和拟声词重叠等。而且, 形式较多样(不限于 AA 重叠式), 数量众多, 使用范围广泛, 具有很强的构词能力。本章主要对万荣方言中有重叠现象词类的重叠形式、语音特征、语法意义、语法功能及特点进行描写、分析和解释, 并结合周边晋语和中原官话方言进行共时比较, 从而尽量展现万荣方言重叠现象的面貌。

0.2 重叠式的性质, 语言学界大致有 4 种不同的认识:

一、把重叠等同于附加, 即加上一个等同于基础形式的词缀;

二、把重叠等同于并列;

三、把重叠看作一种变化;

四、把重叠看作一种抽象的语言手段, 这种手段和具体语言单位的结合便产生一个新的形式——重叠式。

这四种认识中, 三、四两种看法比较接近, 但“大同”中仍有“小异”。第四种看法, 既可以解释语法平面上的重叠, 又可以解释纯语音平面上的重叠。比如, 普通话“饽饽”, “饽”本身不是一个语素, 只是一个音节形式, 重叠手段用在这个音节上便产生一个能构成词的重叠式。附加、并列、变化都不能解释汉语的这些复杂现象。

0.3 近年来, 有的学者认为, “重叠是一种多功能的形态变化, 功能因条件而异”。这实际是第三、四种看法的综合和扩展。(马庆株, 2000: 33) 他强调“意义的同一性”, 并将重叠范围限制在词组叠用以内。李宇明(2000: 4) 则将以往的“重叠现象”称为“复叠现象”, 并把各种复叠现象分为叠合(属构词层面)、重叠(句法层面)和重复(句法和超句法层面)三大类型, “重叠”成为复叠的一个次范畴, “复叠”范围扩展到超句法层面。本章沿用旧称, 重叠式范围主要包括构词层面的重叠(即构词重叠)和句法层面的重叠(即构形重叠)。也就是说, 包括音节、语素、词和词组的重叠等。重叠前的原有形式称为基式, 重叠后的形式称为重叠式。“重复”(即反复)等超句法的层面(含句子、句组的叠用), 是修辞问题, 不是语法问题, 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1.1 名词性重叠式

构词重叠主要指的是名词的重叠构词。普通话用重叠形式构成的名词只限于部分亲属称谓和少数物名(如“爷爷、爸爸、妈妈、姑姑、蝈蝈、蚰蚰、猩猩”等), 范围较小, 数量有限, 形式单一, 且不能大面积推广。而万荣方言却存在着大量的名词性重叠式。并且, 形式多样, 范围广泛, 数量众多, 具有很强的能产性。

参见刘丹青, 1986, 苏州方言重叠式研究, 第 27 页, 《语言研究》第 1 期。

万荣方言的名词性重叠式与各地晋方言比较接近,但重叠式所指称的意义却有些差异。万荣方言的重叠式具体表现为:AA式、ABB式、AAB式、AA啍式、AABB式、AABC式、AABC式等。其中,AA式、ABB式和AAB式更为普遍,AA式后几乎都可带“啍”尾。

据现有材料的分析结果来看,万荣方言及南区各点的名词性重叠式与晋方言的差异主要有两点:

1)万荣方言及南区各点没有晋语的名词性重叠式AXBB式(如“肉圪蛋蛋”),而晋方言则缺乏万荣方言常用的“AA啍”式(“啍”相当于普通话的“子”),只有个别地方有“AA子”式。如,定襄的“帽帽子”、“本本子”、“桌桌子”、“豆豆子”等。

2)晋语各区,名词重叠式AA与普通话相似,多用于亲属称谓和儿语,一般名词则用另一套重叠式来“AA儿”表示,以示区别(如:山阴方言的“罐罐儿”、“门门儿”、“腿腿儿”、“板板儿”等),只有少数方言的一般名词仍可用重叠式AA(如朔县、定襄、清徐、孟县、沁县、临县等)。而万荣方言中,亲属称谓的名词重叠式很少,虽个别称谓词可以重叠,但词义已发生变异。如:“爷爷”(指太阳)、“姑姑”(指尼姑)等。

现将山西方言各区名词重叠式情况列表如下(各点材料部分引自乔全生,2000):

	方言点	AA式	ABB式	AAB式	AABB式	ABCC式	AXBB式
中区	太原	牛牛	笑窝窝	咕咕虫	花花草草	冰糖蛋蛋	肉圪蛋蛋
西区	汾阳	牛牛	背锅锅	温温水	汤汤水水	酸枣核核	山圪梁梁
北区	忻州	楼楼	河星星	毛毛匠	盘盘碟碟	细鬼铮铮	——
东南	沁县	床床	暮生生	冷冷蛋	——	扁担钩钩	——
南区	临汾	瓶瓶儿	螂蹦蹦	滴滴灯	汤汤水水	——	——
	万荣	牌牌	地蛛蛛	荠荠菜	汤汤水水	酸枣核核	——

1.1.1 词性重叠的适用范围

万荣方言中,与人们衣、食、住、行紧密相关的生活用品、器具、衣物和动物等名词的重叠形式数量最多。地理、环境的名词也有一些重叠形式,而天文、时令、时间、农业、植物、房舍、疾病、医疗、红白喜事、讼事、交际、商业交通、文教体育等类的重叠式名词数量很少。从万荣方方的重叠式的分布可以说明:这种构词法是方言固有的,根植于日常生活之中的。

普通话以重叠形式出现的亲属称谓词和物名词,在万荣方言反倒不用重叠形式,而多以单音节词、“啾(子)”尾词或其他形式表示,例如“爷(爷爷)娘(奶奶)嫫(妈)弟啾(弟弟)妹啾(妹妹)叔(叔叔)婶(婶婶)星宿(星星)”等。少数称谓词在万荣方言中也可重叠,但重叠后所指称的对象往往和原来的所指不同。例如:“爷”指爷爷,“爷爷”指太阳或众神,也说“爷爷啾”;“娘”指奶奶,“娘娘”指菩萨;“姑”指姑姑,“姑姑”则专指尼姑,也说“姑姑啾”,尼姑庙叫“姑姑庵”。由此可见,万荣方言的重叠式不是普通话重叠式名词的扩展,而是另行其道,它与普通话只是类型上具有一致性。

1.1.2 名词性重叠的形式及其语法意义

1.1.2.1 基式为A,重叠式为AA式。

这种形式是由单音节语素A重叠后构成的。其中,A以名词性语素居多,也可能是动词、形容词和量词性语素。根据此特点,可将其分为以下几类:

1) 单音节名词性语素A,重叠后仍为名词。

单音节名词重叠后根据构词特点可分为以下四类:

a. 单音节名词重叠后,词义不变。如:

牛牛(牛) 马马(马) 袄袄(衣服) 汤汤(汤) 灯灯(灯) 饭饭(饭) 手手(手) 花花(花儿) 菜菜(菜) 果果(苹果)等。

这些重叠词,多用于儿语,成人一般不能说,只有与儿童交流时才用。少数此类重叠有歧义,作为儿语所指和成人语词所指不同。如,儿语中,“牛牛”指牛,只是音节有了变化,词义不变。成人说“牛牛”则指麦、豆类等粮食作物受潮后生出的小黑虫,可将麦粒蛀空。儿语“菜菜”指菜(蔬菜),成人说“菜菜”则指用野菜拌后蒸熟的食物。即转义重叠。(参看下文)

还有一些名词重叠后,词义不变,但用于成人。这类词数量较少。如:馍馍(馍) 娃娃(娃,小孩) 瓣瓣(瓣儿) 罐罐(罐子)等。

b. 单音节名词重叠后,词义缩小,有轻微、细小或少量等意义,含亲切、可爱等感情色彩。即,重叠形式具有小称作用。如:

嘴嘴(指茶壶、酒壶等嘴儿) 眼眼(小洞) 纸纸(小纸片) 环环(小环儿) 车车(小孩玩耍用的小木车) 铃铃(小铃铛) 虫虫(小虫子) 桌桌(小桌子) 蛾蛾(小飞虫) 洞洞(小孔) 刀刀(小刀) 锅锅(小锅)等。

c. 单音节名词与重叠式表示两种名物,可称为别义。并且,名词重叠后大多从指称大类事物转为指称下位的小类事物或类似事物。例如:

人(指一般人)——人人(指炭燃烧时形成的人状物);

床(泛指睡卧的家具)——床床(专指低矮的小凳子);

皮(外表)——皮皮(糠皮或人皮肤上的皮屑);

牌(牌子、牌片或纸牌)——牌牌(专指围嘴儿);

脚(指人的脚)——脚脚(专指专指妇女缠的小足)。

这些重式的词义虽与原义有联系,但明显不同,大多是泛指与特指的差异。

另外,万荣方言中,少数单音的亲属称谓词重叠后,词义发生较大变化。如:

爷(爷爷)——爷爷(指太阳或老天爷) 娘(奶奶)——娘娘(菩萨) 姑(姑姑)——姑姑(尼姑)。

d有一部分单音节名词性语素,不能单说,只有重叠后才可成词。如:褂褂(无袖上衣) 籽籽(泛指人皮肤上的粉刺) 哨哨(哨子) 尺尺(学生用的小尺子) 耳耳(器物两边手提的把儿)。

除d类之外,以上单音节名词重叠都是构形重叠。

另外,万荣方言还有一些“音节重叠的特殊现象,即变声重叠和变韵重叠。”马庆株先生(2000:28)认为这是“由于逆同化和逆异化是强有力的”原因。其实,这种特殊现象的产生不仅是由于逆同化的作用,也有顺同化的作用,这在万荣方言中可以得到验证。例如:

变声重叠有“蛛蛛”、“亲亲”等,它们只是同化的方向不同。“蜘蛛[tɕə 51-33 tɕu51]”后面的音节同化前面音节的韵母变为“蛛蛛[pfɿ51-33 pfɿ51]”,是逆同化作用的结果;“亲戚[tɕi n51 · tɕi]”前面音节的韵母同化后面音节的韵母变为“亲亲[tɕi ↔ n51 · tɕi n]”,是顺同化作用的结果。变韵重叠有“金金”(金针菇)等。“金金[tɕei 51 tɕei 51]”是“金针[tɕi ↔ n51 tɕei 51]”后面音节的声母同化前面音节的声母变成的。

这类词多为连绵词,每一个字都只是一个音节形式,不表示任何意义,只有两个字合起来同时出现才表示一个完整的意义。

2)单音节动词性语素,重叠后用作名词:

蹦蹦(一种善于跳跃的土灰色蝗虫) 铲铲(小铁铲) 擦擦(用来擦萝卜、南瓜等菜的工具有) 垫垫(垫子) 筛筛(筛子) 钉钉(钉子) 刷刷(刷子) 卷卷(花卷) 拐拐(拐杖) 塞塞(塞子) 盖盖(盖子) 套套(套子) 扯扯(有口子的东西)。此类重叠构词在普通话通常是用“子”尾后缀。

3)单音节形容词性语素,重叠后用作名词:

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后一般仍是形容词,但有一批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后,还可作名词。这些名词可指物,也可指人(指人的名词相对较少),但多具有贬义色彩。

a.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后指物的名词:

弯弯(指物体弯曲的部分) 斜斜(指偏斜的东西) 尖尖(指物体的最顶端) 甜甜(生长期的玉米杆,因其下半部味甜、可嚼食而命名) 坏坏(变质或受损的东西) 差差(不正确的东西) 糟糟(快烂或快坏的东西) 臭臭(腐烂的东西)。

b.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后指人的名词:

巧巧(指手巧的人,巧手) 灵灵(很聪明、伶俐的人) 粘粘(指做事不利落的人) 执执(固执、不通情理的人) 憨憨(做事出圈或过分的人) 痴痴(傻子) 肥肥(胖子) 丑丑(长相较丑的人) 赖赖(耍赖的人)。

详细解释参见马庆株,2000,关于重叠的若干问题:重叠(含叠用)、层次与隐喻,第28页,《汉语学报》第1期。

4) 单音节能词性语素，重叠后用作名词：

一般来说，单音节能词重叠后仍是量词，但有一些单音节能词重叠后，还可作名词（参看量词的重叠）。因数量较多，这里只列举一部分。如：

朵朵（棉花朵） 本本（本子） 道道（一道一道的东西） 间间（房间） 颗颗（颗粒） 杆杆（细长条的棍子） 件件（由件物构成的东西） 条条（由条状构成的东西） 块块（由块状构成的东西） 口口（多指吃剩的许多一小口的食品）。

与普通话和其他汉语方言不同的是，量词语素 A 重叠后构成的名词 AA 与量词 A 重叠构成的重叠式 AA 在形式上很容易混淆。它们虽形式相同，但差异很大。语音形式不同，则词义也不同。由量词语素 A 构成的名词 AA 式（第一个音节读原调，第二个音节读轻声），多具有与此量词的形状相关的意义；量词 A 构成的名词 AA 式（第一个音节读变调，第二个音节读原调），表示“每一”。如：本本，读 1[pei 55 · pei]，指本子；读 2[pei 55-24 pei 55]，指每一本。

值得一提的是：万荣方言中人的称呼仍沿用唐代用法，使用重叠式 AA。一般通过重叠其名字的第一个音节或第二音节来表示，单名则重叠其单音节，这类用法只用于口语，而不论性别、年龄等，目前早已成为一种民俗习惯。例如：李芍药，昵称为“芍芍”；王建峰，昵称为“峰峰”或“峰娃”；赵芬，昵称为“芬芬”等。唐代就有“莺莺”、“兰兰”等表示名字的称呼。例如：《新唐诗五行志·唐天宝中童谣》：“燕燕飞上天，天上女儿铺白毡。”这在现代的万荣乃至整个河东方言中都大量存在。这种名字称谓，只是取其名字的一个音节进行重叠，多具有“亲切、自然”的感情色彩。

此用法在原万泉古县城附近使用频率较高，其他地区多用正名的核心音节语素附加准后缀“娃”来表示。其实，在万荣方言中，重叠式和“娃”式昵称在各地都可并行使用，二者没有任何差异。用哪种昵称都只是一种习惯，主要依据父母对其最初的称呼。这种习俗使用的范围，多用于关系较密切的亲朋好友之间，或长辈对小辈的昵称。

1. 1. 2. 2 基式为 AB（合成词/单纯词），重叠式为 ABB。

此形式是由名词 AB 重叠其后一个音节 B 构成的，叠音成分 BB 后一般还可带“啾”（如“烟嘴嘴啾”）。名词 AB 既可是合成词，也可是单纯词。根据此特点，万荣方言中的名词重叠 ABB 式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 基式为合成词 AB，重叠式为 ABB。

a. A 为名词性语素，重叠后用作名词：

烟嘴嘴（烟嘴儿） 米颗颗（米粒儿） 菜水水（菜汤） 柴棍棍（供烧火的小柴棒） 铁铲铲（小铁铲） 馍蛋蛋（圆馒头） 蒜瓠瓠（捣蒜用的器具） 刀背背（刀背） 牙刷刷（牙刷） 树苗苗（树苗） 书本本（课本） 纸条条（纸条儿） 油水水（菜里的油汤） 羊羔羔（羊羔儿）。

从结构关系来看，ABB 式为偏正式合成词，A 修饰、限制叠音成分 BB，A 与叠音部分 BB 几乎都可单用成词（如“酒壶壶”、“铁铲铲”中的“酒”、“壶壶”、“铁”、“铲铲”都是词）。大多数 AB 为偏正式合成词，但也有例外。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门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库